含經堂集

含經堂集卷二十八目錄

墓誌二

含經堂集卷二十八

崑山徐　元文　立齋著

墓誌二

鴻臚寺少卿加六級邵公墓誌銘

國家所由以治者在人材而自古人材之盛衰由於學校故師儒一官爲最重甲寅乙卯之際西南用兵朝議以國用不給請如明萬曆中故事著輸納之令令民之俊秀者得游學宮而減弟子入學員數于時才俊之士或以額隘爲憂而富春邵公奉簡書來涖吾吳大懼學校廢弛人材放失所至與諸生講論經義興起古學凡所校士低昂高下品題甲乙稱量不失累黍州黨之士

名能文者莫不羅致于是士論大愜忘其頽竅之寡而竊自喜其才之得爲公知也嗚呼國家作人之化豈不賴乎其人哉其後三叛既平

天子積思文治公所拔士已駸駸出仕有顯者而公遽捐館矣悲夫公諱嘉初本二名後避　皇太子名故改字宣子別號瞻兩浙之富春人曾祖繼稷雲和學教諭祖允宜父起元贈朝議大夫鴻臚寺少卿後以例祖父皆贈正奉大夫公以壬午舉人登順治乙未進士仕嚴州府學教授陞國子監助教歷兵部主事員外郎禮部郎中江南提學按察司僉事擢鴻臚寺少卿未之官卒公所歷官皆有名初釋褐再爲學官及在兵部嘗分校

京兆典試雲南得人稱盛比視學吾土數十年文氣委薾賴公推陷廓清其有功于文教甚大尚書蔚州魏公方秉臺憲疏言海內挑學官公明尤著者莫如臣嘉眘撫亦合詞薦公遂奉　旨以京堂用未至京師拜鴻臚之命蓋異數也公述事曾王父嘗語人曰吾雲和公操行端嚴經師人師也吾家世為學官吾敢隊先緒乎雲和公嘗為華亭訓導公校士其地謁名宦祠率諸生行禮置田給師生助豆籩費觀者感歎少與兄光眘以文義相劘切稱郃氏二難光眘先公三年成進士終息縣知縣公性至孝事繼祖母及繼母無間言與諸兄弟友愛官京師時設富春館以待其鄉之游士旅食而無依

者及後居家彷朱子社倉法出穀數百石歉則散之豐則斂之以待閭黨之饑者又以富春居江上游溪流數十處當往來之徑每值春漲行者病涉乃躬往相度小者設版大者甃石以濟邑人之徒涉者其賑窮利物如此蓋所謂敦行不怠君子也生于明萬曆壬子七月十五日卒於今康熙辛酉十月二十九日娶高氏封恭人以例進封夫人子三人士非士定士懃余乙未歲名在副榜與公同門及士莊以選貢入太學余時爲祭酒故于公之卒也來請予銘其何敢辭銘曰

吾縣敢風城隅子衿嗟公既來實獲吾心譽譽者莪昭昭者菁流風漸被以迄于今嗚呼噫嘻然則公未死也

誥封通奉大夫內國史院學士加一級柔我田

公墓誌銘

康熙戊午季冬某日故　誥封通奉大夫內國史院學士加一級柔我田公卒於高平通義里第越三年辛酉仲春某日其孤少司馬逢吉將遵治命遷元配趙夫人之殯合葬於交河牢家壇新塋先期以事狀至京師屬元文書其墓石惟司馬為家兄座主而余于詞林為後進其何敢辭按狀公諱馭遠字柔我世為山西高平人曾祖諱節祖諱伋父諱可耘無子公其再從兄諱可樂之子為之後者二父俱以司馬貴贈通奉大夫內國史院學士加一級母李氏本生母某氏贈太夫人公天性

孝友事親盡溫凊定省之節和氣婉容肫肫然發于深愛無異乎屬毛而離裏者明季流寇之難所過屠掠無遺公與鄉人塹其邨以守邨陷鄉人盡逃公謂逃則父子不相顧終懼不免不若聚守舍間寇至傾所藏與之感以至情猶可冀全萬一也因盡出金帛乞命寇初疑其有所匿以刀擬贈公公引頸求代以明不欺賊喜謂此孝子必可信也俱舍之贈公與其弟守疆別居旣久贈公卒後守疆生業蕩盡公更取父產分之廬舍田園讓其美而取其荒僻者曰毋使吾父抱同氣之戚于地下也同產兩兄早世遺孤不能自立公撫遂扶植之爲舉兩世喪授宅立業生計靡不周至前年戊午從子復

歿則更撫其遺孫推之族屬總祖以上皆曲致其恩意

鄉黨之有無戚友之匱乏指取而得無不悉愜所望雖

破産勿恤焉自幼穎悟爲文不屑屑規時好而試輒高

等已卯之役夜夢其卷獲雋展閱之則大書誥封二字

醒而廢然曰是已有定命乎爰一意課其子祁寒酷暑

執卷不使少休文藝之外諄諄以敦實行爲訓曰祖宗

累世積德當培之使崇刓削之使薄根本既厚枝葉自

榮不得以文字爲浮華之具謂可口耳剿襲也每見世

人夤緣試事輒視之若仇曰彼以爲得計吾見其名實

俱喪終底無成耳蔡神與教子不干利祿李君行不許

買籍取應冀吾輩準程也以故司馬自童子試郡縣即

未嘗受人援引比司馬通籍爲翰林益兢兢以刻苦自厲所居距邑一舍經歲或不入城市守令欲見其面不得則數以書問通悃欵公名刺報謝終不假筆疏自暱也藝麻種菽無改儒生之舊過其邨者不知爲封君巨室也司馬由學士佐司農奉　旨賑恤淮揚遣蒼頭馳書相誡謂江淮數十萬生命賴汝此行汝惟勿辭勞勿避怨勿爲胥吏所隱欺庶幾君民兩無負焉旣事閩河堧無復行乞者則甚樂以爲眞能守吾誡矣司馬拜撫浙之命得請迂道迎養公爲簡僕從約車馬版輿赴任不以高牙大纛自矜浙人驚歎以爲從來所未有也未朞年八閩亂作浙東沸然應之司馬晝調兵食夜閱軍

書勞瘁至于疢眩公歎曰女以文學官侍從於國家無絲毫補本謂藉是可稍行其志詎意病日汝使當此戎馬滿郊豈撫臣臥治時乎適有旁睨欲得其處者公遂決計命之去官登舟惟圖書數篋蕭然與來時靡異歸里無事或勸其以臺榭花卉自適公乃即近山龍湫築祠其上因架亭長藤古木間日與朋舊登臨觴詠以爲笑樂曰平泉池沼難免墮夷吾爲此亭得依龍窟以終古不差勝乎其識慮深遠不爲一時耳目之飾類如此娶趙氏贈太夫人繼馮氏封太夫人生于明萬曆丙午五月某日得年七十有三男子子一逢吉乙未進士巡撫浙江提督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女二壻張肇昌通判郭允恭武生孫二昶縻生曉縻生孫女五余詳考史法公之事狀合於史傳者數端其引頸待刃則潘綜之至性也其推財讓弟則薛包之懿行也其嚴立家法不欲以名位先人則萬石君之遺則也其申誡官箴不敢以尸素負國則呂正獻之良規也公行既有可傳況辱以司馬之請又豈可使其無傳焉爰系之銘以復銘曰

大文不施命之厄肯堂有子讜厥迹緯武經文聲翁赫趨庭問寢貽之俾將車歸去樂朝夕鄭公仰屋抒誠赤天不慭遺遽耆碩丸丸松栢託安宅千秋金石期無斁

勑封國子監司業雲客彭先生墓誌銘

古者士大夫有名教之責其平居不妄交游與其徒砥鏃名行聲孚氣合落落數人而已而遠近𦂳之傳相模楷不必其大官貴秩也如漢之荀韓鍾陳所歷僅鄉邑令長朝廷至虛三公之位以待之其同時與爲師友者或以其大位未登身先之以爲恥豈不以其賢哉吾吳自明季復社之興海内望風景附競以清節相尚久之而餘風未泯然或病其道廣易雜也於是吾黨數子者出訂爲愼交一主于講道考業敦本篤行非求以廣聲援立門户標榜也後數年先後登朝多至顯達逡天宋公既晚登政府即愚兄弟亦備員公卿之末而故封承德郎雲客彭先生實吾鄙宗主然僅博一第沿牒萬里

位止墨綬不得志以去凡今之爲先生扼腕稱屈者盍相尊髙之以爲水之江漢星之斗杓也則知夫士之自立誠不以位爲貴賤此古之人所以抱道足巳樂之終身輕三公而不與易者也先生年十六補諸生讀經之暇佐以先儒語錄鍵户危坐竟日吟諷不輟葢自少時已有老成之風爲人性方嚴不苟言動朋友會聚威儀肅整講繹經義條流品彙前迎後解故雖同輩常謹事之如嚴師年近四十始貢入國學司成曹公厚菴方以理學倡教六館見先生喜曰此載道器也先生益自奮勉落落不顧名利京師諸老亟稱先生樂引之爲重先生淡然弗爲意也丁酉魁京闈已亥成進士久之授廣

東長寧知縣縣在萬山中周郭僅五里許居民結茅數
十家邨無墟落當前政朘削之餘閭閻重困先生至不
鄙夷其人補殘剔弊漸以文教期月間民氣蘇息稍稍
聞絃誦聲會郡守從索金不得嗾之而前撫事者韓倅
以私怨交搆其間捃摭他事相中傷巡撫知其寃援因
公罣誤解官幸得無恙先生素以太夫人老不獲迎養
爲憂至是罷官即欣然就道丙辰先生之子侍講舉進
士第一官翰林先生遂高卧不復出矣無何侍講移病
歸跪啓先生欲閉門讀書如童子時先生悅即檢几上
書一帙以授曰余弱冠即有志正學中爲諸說淆亂浸
淫二氏沉溺文詞近讀梁谿高顧兩先生文集始知含

程朱居敬窮理別無入門顧我老矣自歎定志之晚汝其勉之蓋其晚年所得議論益醇正常自署所居書屋曰志矩齋又自號曰信好老人每月朔望集里中諸生文星閣相講論義理之學與科舉業兼事遇人扣擊欵曲開導必待其領悟然後已遠近負笈來學者幾三百人凡經指授文行必有可觀或謂徒自勞苦非老人所宜則曰吾不忍斯人之無聞也蓋其好成就人才如此先生性孝友嘗謁選忽心動遽歸歸則父疾已革猶及侍湯藥奉含殮時以爲孝感少達兄喪爲之罷秋試鄉里至今稱爲樂道人善雖片長必反覆爲人告之無少倦朋友有過失輒正色責讓既退未嘗復言可謂盛德

也已先是睢州湯公來撫吳重先生道誼時屏騶從就
質所疑必移晷乃去入朝
上詢及吳中士大夫湯公首舉先生以對比湯公歿先
生哭之慟以歲時往拜其祠輒欷歔久之曰吾不復見
正人矣蓋先生與湯公以氣誼相投合非如世之小丈
夫感激于一言之知已而然也未幾先生亦歿先生蘇
州長洲縣人其先世明洪武時自淸江來徙六傳舉人
諱天秩是爲曾祖祖汝諧萬曆丙辰進士未仕卒父德
先貢士以公貴贈文林郎母蔡孺人先生諱瓏雲客其
字用　覃恩封儒林郎翰林院脩撰加封承德郎國子
監司業原配施氏贈安人繼娶袁氏封安人皆有淑德

先生卒于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己巳得年七十有七卜以今年十一月辛酉祔葬吳縣至德鄉玉屏山過字圩之先塋遵遺命也子一人定求翰林院侍講女十一人皆適仕族余所撫之甥行取息縣知縣陸經遠則先生壻也孫四人始乾國子監生正乾日乾永乾余自惟時與年邁舊聞刊落前年哭宋公于邸舍今又聞先生訃哭而銘之屈指執友彫喪略盡已矣余即欲從先生辨疑袪惑講論切磨如往時何可復得邪余既悲先生之道不章于世又觀前世所稱荀韓鍾陳者其身雖厄于下僚其子孫皆致位卿相紹光先烈而侍講君今方以家學見推于時受　當宁眷遇則夫天之所以酬先生

未竟之志者其在此也銘曰

有鬱而不施無詭而或隨官止一令豈曰非畀名配三君其實則宜有子象賢兮紹于前而信于後又奚以悲

陶園徐先生墓誌銘

長洲徐堠將合葬其考陶園先生妣史夫人于吳縣晨臺山先塋之次頓首來乞銘余與先生于同姓世次爲兄弟最相知深者乃諾而銘先生初諱煜興字禎起更諱晟字損之陶園其號也先生生于明萬曆四十有三年弱冠有聞於時尤爲文文肅公姚文毅公所賞意氣甚豪慨然欲出而有爲惟文姚二公亦以功名許之然年甫及三十而遽絶意仕進生平重節烈敦道義士有

殉義處約而死者家雖貧必資而葬之隱居凡四十年日以著書爲事卒之時康熙二十有三年也先是　朝廷詔廷臣舉文學之士長洲文恪宋公欲以先生應命先生聞之曰非吾志也寓書固辭至於四五文恪不能奪乃止先生年六十有九而有父之喪毀甚疾作咳流涕以滅性爲諫固請遵用古七十者居喪禮先生泫然曰吾知行吾志所安而已飲酒食肉而處于內安乎卒不變明年竟以不勝喪卒距其始喪父時僅百有五日也夫人楊先生無違德教其子得其道亦以勞于舅喪得疾先先生卒三月年六十有八先生之祖諱浮孝考諱樹丕夫人之祖諱　考諱世芳男子子一人垓也

女子子三人葬之期在某年月日先生既隱居著書凡得書三十卷余嘗讀其續吳中往哲記以爲庶幾歐陽子所謂言簡而著者今于垓之請獨敘次先生節孝之大者而不務爲繁言以相夸炫此固先生之志也辭銘曰

維節維孝惟志之求吁嗟先生與世異轍

王母楊太孺人墓誌銘

康熙十有七年戊午八月同郡孝廉王君信叟母楊太孺人冬十月三日合葬於其考耐菴公諱之屏之墓以狀請予爲銘按太孺人出自尚書莊簡公諱成爲梁谿著姓曾祖雲和公始遷長洲之永昌里以好德樂善聞

于鄉祖澗濱公嗣守其業舉子四叔子若谷公諱景夔生太孺人年十六歸耐菴公時耐菴公初喪父家且中落太孺人爲鬻簪服營生計耐菴遊賈人間取其贏以奉母甘旨無乏家以益饒於是慷慨起而歎曰吾安能鬱鬱居此與太孺人謀棄故業習書傳太孺人則勸之下帷齋女門外與郡中諸名士遊砥礪學行耐菴以此卒爲賢諸生有聞于時太孺人佐君姑理田桑冬穫春返而常皸瘃勤苦撙節以爲滫瀡之奉歲時賓客之需廿餘美服未嘗及身事姑盡力姑意所欲常先事而辦無私假無私器無私蓄巨細悉稟姑命櫛縰笄總視膳問寢至老不怠迨病而養死而佐耐菴公經營終制誠

敬有加焉耐菴公以伯兄遘危疾迎養于家太孺人爲
之調飲食問寒燠至病愈無少倦季弟爲族人所困挈
妻倚庇於兄太孺人命其子與佑同寢食中夜避難抱
持而行忘乎其爲猶子也季又爲里豪所持耐菴公代
爲申理幾至破家危身太孺人黽勉調護無幾微見于
顔色若谷公垂老而家日貧餘二女未嫁太孺人爲之
治匳篚而遣之若谷公歿及時治葬事歲時致享不絶
族母及中表之孀而貧者先後迎養俾得遂其生而保
其節姻婭相莊垂老無間蓋太孺人生平自奉姑嫜相
夫子以及族黨親舊内外之間皆欲致其心無憾乃已
太孺人二十有五始舉子成童以後督勉甚勤嚴重師

傳崇禮脩至耐菴公朝授書夜記過誰訶不少貸母氏
常助之教誡以迄成立晚年歸心空王梵誦寒暑不懈
臨訣灑然端坐而逝距生萬曆丙申之歲得年八十有
三一子佶順治丁酉舉人考授知縣女一側室嚴氏出
適諸生尤煌孫男七人治澈洪濟溥潤源孫女五人曾
孫男七人曾孫女十四人元文持先太夫人喪將及二
期見里中老母有年齒高邁過太夫人者未嘗不感愴
于懷今太孺人脩齡德亨大耋子姓繩繩下見曾孫而
先太夫人德躋而年不逮閱佶所稱行略蓋愾然如初
喪之日焉佶既年家生又常出先從父念脩宮允之門
敘交誼皆以兄弟齒何敢以不文辭遂書其壙石而繫

之以銘曰

耕而穫穫時不進年學而不殖不如力田惟耕仁而穫義乃有以報其人之天維母知戒懼之不可以怠故仁兄慈明以享壽考以穀士女以利其嗣人

誥封姬太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姬氏贈　大夫國華公之正室也以康熙乙卯十二月二十五日卒其明年次子少司馬民瞻來告曰余母歿且及朞幸得祔葬先大夫之阡有日矣惟是礲石以榮其幽者惟先生知之深非先生莫能誌吾母也敢泣以請余既不獲辭乃取平日之所聞及司馬兄弟之所述次其大者以傳夫人生于奉天之遼陽州父

應元官指揮同知性好施以豪邁聞于里中夫人幼而明慧貞順能通孝經小學列女傳諸書父所口授也及笄而嬪于贈公事舅姑克盡孝謹內外之事稱治舉二子而贈公歿卒撫其孤以成立皆出夫人其伯子具瞻伉爽有氣雅尚交與然諾能傾動當世之貴公名人有杜季良之風未仕而卒次即司馬公由農部郎出按西蜀再以中丞開府者也皆與余遊最篤余嘗數數過從談讌竟日閫以內寂不聞聲咄嗟間漿酒豆核庀具甚肅而司馬兄弟友愛溫恭雖款客盡歡不失繩度其僮僕執炙行觴侍立趨走無敢怠因以知夫人之能家政其平日之教其子以敦詩書識理義親賢取友者固有

素也且予聞少司馬之按蜀也夫人召至膝前而戒之曰汝以郎官爲　天子持風憲兩川當寇亂兵燹之餘其戢暴安民盡力保障以報國恩毋貽我憂事竣果膺顯擢晉秩少司馬夫人衣疏衣椎髻操作如平時所得冠帔歲一服之而已未嘗有喜色及公開府再涖蜀中夫人又諄諄誨戒後以中蜚語解組歸聞卒得白夫人數慰勉之謂窮達數也汝兩涖蜀未嘗輒違吾訓今賴朝廷仁明鑒其無罪使母子得以復全吾家世雖寒素薄田具饘粥麤足自給吾何憾哉嗚呼夫人其眞能識大體安義命貴而不驕勤而不匱者矣雖古賢母不能過也余又聞夫人在弱齡時父應元公奇愛之欲爲擇

壻豪家爭委禽焉悉不許會司馬公大父出獵挾數騎過其門見其衣冠狀貌岸然自異急延入與之結歡即偕至其家詢知有子請相見大異出袖中金一笏與之曰眞吾壻也即此定矣蓋兩家先世皆有高行卓識故夫人卒以賢德大高氏之宗戚黨至今傳其事云夫人生明萬曆之乙未卒之日年八十有二子二人孫世璘步軍校加二級世璋國子監生世瑞世環世珮世珍世琦凡七人女孫五人婚姻皆右族以康熙丁巳年六月某日合葬於左安門外之周家莊銘曰

姬姜之裔褕翟之貴壽而康錫厥類不可貲也吾則尚其令聞之勿替也

畢母李太恭人墓誌銘

嵩溜繡陵畢公之分守吾吳也建節甫半載而太恭人之訃至公則蒼黃祖叫擗心躃踊爲位于官舍以哭吳之人以公將舍我而去恨奪吾良牧之速也相與走而哭之而公遂以哀毀過甚嬰篤疾苴絰而卧帷中疾且革執其猶子億手流涕言曰某不孝弗克以鍾釜之祿奉母一日之養不幸至于大故自餘閤之奠斂浴衣唅玉率以累兩兄某之生其不如死也唯是下繂之石遺行而掩諸幽必匃言于我同年崑山徐子先是已自爲狀其爲我介而謁銘則我魂魄庶幾無恨言已哽咽哭復誣諉不置竟以不起余聞而悲之念與繡陵已亥

歲同榜成進士平生相得甚驩今又庇宇下同年之母則猶我母而余舊長史官義當載筆且繡陵彌留之言也其忍辭按狀太恭人姓李氏李爲縣中大家聞人輩出父諱曰長斐文長德翕然有聲于時與單氏共里閈單之先本家淮南洪永間始遷高密爲著姓至中丞公諱明詡歷官開府而族益衍方中丞未仕時習聞太恭人賢婉娩聽順通內則女史諸書樂得爲子婦遂聘爲今贈中憲大夫諱若恂公室年十六來歸醮而廟見克蒞婦禮酒漿衡饎靡闕于供又以其間治絲枲弗稍懈大得尊嫜歡中丞嘗語贈公吾家門多慶有新婦若此將成吾家若可一意力學毋復問家乘也贈公由是下

帷攻苦卒底于成蓋自中丞游歷中外迄殁牙饑北贈
公以壯子持門户實有內德之助焉中丞捐館舍宵壬
頗孳牙北閒贈公獨身搘持靜以鎮之惟勉諸弟于學
清白之遺僅供饘粥其得以奉堂上甘脆出酒食佐諸
叔季讀皆太恭人撙節所致尤善事始太淑人雖主家
事細大不自專每晨省時輙必諮請夜乃舉所行事一
一報聞始退就舍與諸叔季共産而居絲粟之入不爲
私畜身服布素早夜操作常爲婢僕先食指雖繁拮据
未嘗乏迨贈公中奪號痛幾以身殉每飯稱先君以戒
諸孫曰汝父嗛于一第今又無年所不即從地下者徒
以老姑在汝曹未成立耳汝曹其罔荒于嬉以成汝父

志諸孤拜受教每明鐙洛誦與絡緯聲軋軋相應其撫教深苦若此績學厚植兄弟次第發聞而繡陵成進士太恭人猶事姑若初饋時一飲食必親調和之一動作必親扶持之九十太母相依爲命柴滯倉卒中寇及避地太恭人手掖谿谷中僅而獲免亡失弱女不顧則豈非人情所難者哉比太淑人殁備物附身竭心藏事謂自此可黽勉終婦職矣會繡陵將謁選則又移其課讀者以課仕巳得蠡吾蠡内史地號難治到官即輕軒迎養太恭人欣然謂我兒年少新試爲吏我且觀之留蠡一載得所爲治狀而後喜可知也方是時年餘七十矣適遇覃恩繡陵上其母象服且晡自進食所以宴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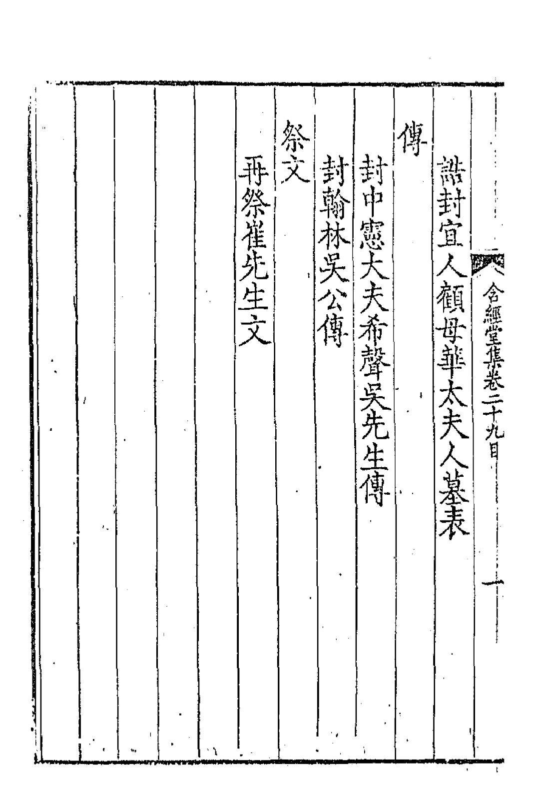
無不至俞擢丞江寧遂奉與俱至官太恭人意常在教
子服官仁恕不茍察淵自多衙齋聽事密邇內舍每斷
獄屬垣聽之即開平反鞭箠必輒稱善不則愀然不怡
以是繡陵治日益平甫期月思歸固請留弗獲則送母
渡江逆旅臨岐丁寧好語牽裾久之始去乙卯春覲回
過家省侍拜母上觴依依不忍發太恭人正色勗勉大
義亟趣治行無何繡陵以卓異舉擢守常州太恭人貽
書規切以約己愛民爲訓繡陵念離母日久終以迎養
請則寄使者語我老人不任舟車視我眠食有二兒在
足矣自是母子不相見者五年繡陵每爲余言傷心絕
痛雖家鄉往來無虛月拜書北道未嘗不泣沾襟也丙

辰再奉　朝恩復受珩璜褘翟之錫繡陵旋以戊午春

擢分守三郡移闕

含經堂集卷二十八

含經堂集卷二十九目錄



傳

祭文

含經堂集卷二十九

崑山徐　元文　立齋著

神道碑一

光禄大夫少師兼太子太師保和殿大學士户部尚書曲沃文清衛公神道碑

少師大學士衛公殁之一年其令子台瑞持公事狀屬元文爲文勒諸麗牲之石維元文成進士公實座主具悉公行事公光輔　兩朝寅亮公忠厥勲茂著其爲天子所眷倚士大夫所慕説者凡厥有位咸所聞知備書而刻之石以垂示後世固其宜也公少厲風節爲諸生時值黨議方熾提學僉事表繼咸爲巡按御史所誣

公率諸生頌寃因并逮御史劾訊士論稱之中崇禎丙子省試第一丁丑舉進士爲永平府推官歷户部郎中見時政日亂移疾家居　本朝定鼎以薦名補原官改吏部考功郎中調文選丁外内艱服闋再補本職在銓曹最久惟以奬恬抑躁留意人才爲務朝退則杜門與兄少司馬公飲酒賦詩相樂若無官者有干以私輒不得入或銜之中以蜚語亦不辨會

世祖皇帝灼知其廉能事得白陞太僕寺少卿踰月擢刑部左侍郎調吏部再進工部尚書太子太保以營建

大工告成

上面加慰勞賜鞍馬及手圖山水一幀以示寵異奉命

賑濟畿南公精於指畫使民質沾上惠全活甚多尋加
少保仍兼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俄拜文淵閣大學士
兼刑部尚書未幾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巳亥充會試總
裁官庚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計公自列卿臚歷臺閣
踐冢揆才及數年終
章皇帝之世恩遇冠于百僚
今上御極再命典辛丑會試兩闈所得七百五十人多
奇偉英特之士翕然有得人之稱時冢宰員闕公以內
院大學士權吏部尚書一年回內院請假視兄少司馬
公喪葬畢還朝充甲辰武會試總裁官公所居必舉其
職不自逸暇遂以積勞成疾又屢遭骨肉喪哀痛增劇

己酉具疏乞身敕賜馳驛回籍調理仍食一品俸壬子
上念公舊輔碩德端方清慎足以表率具僚慰荅民望
特旨以原官召陛見之日咨以時事所當行公感激敷
陳退又條上數事多見采納改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
尚書會宿疾遽作懇辭還里
上遣侍臣偕御醫眕視慰諭再三始允其請仍令馳驛
歸守官食俸如故康熙十四年三月薨年六十有四訃
至之日
上深加痛悼賜謚文清葬祭之禮有加焉公諱周祚字
文錫號閬石平陽之曲沃人其世系子孫葬地月日別
具誌中不更綠嗚呼公可謂厚于德豐於遇者矣公自

爲郎官日深識雅度即有公輔之目早結主知參大政委任備至生平敬以事上儉以居身誠以服物不爲赫赫之名皦皦之行凡有論列輒削其藁雖子弟不以告語臨終獻替之言忠愛悱惻尤爲朝士所傳誦夫古之純臣有嘉謨入告我后退則曰維我后之德不敢自以爲功公其庶幾近之詩曰樂只君子天子葵之言君臣之際相信以誠克有終之難也公服官四十餘年再入相涖冢宰爲卿貳者三晉宮保師傅者四及夫解組歸田猶享大官之厚祿以終其身雖本朝之所以勵禮大臣者無有弗至非公之盡忠所事足以致之亦烏能無憾哉元文甞聞公在工部時　三殿工起勿稽出入省

金錢數十萬小吏感額曰衛公不去吾屬飢欲死矣公御下未嘗苛急人自不敢爲私與人往還交際備劄小紙必手自精寫食惟乾魚菜羹不常設肉所居邸宅湫隘僅蔽風雨用陶淵明詩榜于小齋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休暇之日晏坐其中門生屬吏稀見顏色在昔易名之典河津薛先生敬軒得謚文清爲允公風節凜然實與頡頏元文故備著之俾後瞻拜公之神道者其尚覽此有所興起焉

兵部督捕理事官前浙江道御史徐公神道碑

本朝有名御史曰徐公樾者吾同宗之兄也其仕在先朝及　今上康熙之十三四年間而人服之若前世

人其俄遷一官以謝歸其里未久也而人想其言論風
采以爲非耳目所常得見關是其不可以無傳也蓋余
伯兄尚書嘗爲之文以勒諸幽矣而子覺復以墓道之
碑泣請于余者以余兄弟知之尤詳也公字山琢存菴
其別號望本太末世家句章明洪武中以軍籍徙淮安
衞自曾祖某以上皆不仕祖諱某父諱某誥贈中大夫
祖妣王氏杜氏妣楊氏王氏同贈淑人皆以公故公舉
順治九年進士外艱服闋授行人司行人十七年　御
試擢浙江道御史移疾歸康熙六年補山東道御史出
巡鹽河東還臺內升仍在臺久之補兵部督捕理事官
旋請告遂不出公在臺最號敢言順治末暨

今上即位疏凡九上自康熙六年至十二年共五十疏
而於治河事宜尤詳論治河疏先後凡十一上
先帝時請不時召見大小臣聽令反覆指陳以備採擇
且曰臣願
皇上留徙死之刑以待巨姦大佞而攖逆鱗者示以優
容寬好名之禁以礪中材下士而冒天功者寘之常典
一時傳誦以爲名言康熙七年　駕將幸口外極陳地
震之異乞勿輕動以順天意　詔是之越四日又降
旨褒因徧諭羣臣自後事有關失宜如前直言無隱朕
不憚改更河南撫臣請急賑汝南諸府部議以未報災
不許公言報災緩罪在有司百姓何辜而聽其茹糠齕

草坐塡溝壑乎 詔責不具報者而令亟發賑如御史
言諸論川湖採楠木累民論姦商大猾宜寘重法論經
筵不宜久撤論關差不宜多員論屯壓之兵宜早安緝
論五城樓流所宜脩葺皆得 俞旨復因亢旱祈禱請
寬逃人株連之罪事雖不行時論韙之先是州縣兩稅
開徵本以四月九月有請如舊制者部以國用未足尼
之至是公言間各布政司歲征之銀既撥餉存留尚多
此而不足更何時爲足乎請如舊便十年會淮揚水災
上遣大臣行視公請于各州縣多分設米廠使貧民免
守候之苦擁擠之患然後計日人給一升每三日一放
米以百日爲率則一石之米可活一人百石之米即可

活百人雖多至十萬人亦止費官庚十萬石耳使者與有司宜徧歷躬親勿亟限還期勿預定米數疏入
上大喜章不下內閣即付賑濟侍郎田逢吉酌行而并九年八月綴徵一疏　特召面陳反覆數四　天顏愈和公應對詳啟在廷無不瞻聳者旣內升加四品俸益自感奮十二年糾定南王女孔四貞其夫孫延齡與撫臣互訐方在對簿不宜許其入朝
上曰此女
太皇太后所愛對曰即公主于憲臣亦須糾
上動容可其奏家居十二年唯屏跡讀書人稀得見面歿以二十六年十一月己亥也年六十有八配李氏贈

淑人繼任氏子二覺候選知縣次充天女三人皆適仕族孫四人曾孫一人以某月日卜葬于某原公居臺首尾七十餘疏而家本淮上目擊淮黃衝突民居昏墊漕道通塞之故其言雖多時有用不用然識者莫不謂然而以其不盡用爲可惜銘曰

黃入運河水緩沙滯天妃一牐以時啓閉公上書言宜如舊制加之挑濬漕行其利公又上書言分黃導淮黃流漲過牐不受淮則衝齧高堰而高寶其災闢支河地於黃家嘴弱黃分導淮不爲暴公疏始上　旨未及降桃源煙墩決三百丈河臣叫呼公悉其故自三年前河水北衝與南岸歲脩五大險工幸不相偪而噤不請塞

清河洲長堤口倒射今者之決理所必極言河北數州積尸浮漂民之子遺顛于爲巢府帖旁午派夫採柳採柳一束糜三百錢派夫鵠面動集數千財殫民盡國何有焉官爲採募於事實便次言歸仁隄宜脩復滚水之壩李馴倡築具載成書臣所詳熟不鐵灰椿於官取足明年七月三疏同日一請修高堰高堰之修係生靈百萬高堰一決河口必閼河口之閼海口必塞上潰下塞是謂無策内遷留竈復陳河患夾沙黄流積淤成板河身婿齊民其阽危孰爲議者請開遥堤遥堤之設曠土則宜城郭接壤安用此爲而况廬舍墳墓俱墮爲今之計莫若大挑淵涇芒稍秫鍤之勞勿惜勿遲黄淮滔滔

上支弗治孰濟其尻臣昧死言以備芻蕘自公之去執言盈庭
天子曰吁未潰于成公今既死詎復聞此吾書以告百爾君子

誥封光祿大夫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工部營繕司員外郎

靳公神道碑

皇清誥封光祿大夫靳公之墓在某縣某山之麓公始以工部營繕司員外郎致仕家居十五六年壽考以終其以光祿大夫封公者公之子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輔也公之喪固請守制

天子方釐水事慮非其人莫底績命強起視事祭葬恩
禮有加經營窀穸有弟弼襄亦惟克子於是輔乃銜哀
拜書走使京師乞詹尹沈公撰次行狀院長葉公銘以
掄幽既窆則將刻石墓隧而以其辭屬不佞不佞竊維
中丞身任鉅艱勞胼胝公爾忘家宜書之以觀後嗣
而公之訓行孝謹於義亦得大書特書故遂序而銘之
按靳氏漢武信侯歙之後子孫散處歷世有聞其一支
居濟南之歷城明初有以邊功授副百户因家於遼東
戍所者曰清清歿于爾朱山之戰贈正千户世世襲爵
譜亡不知其幾傳而後失官也今其家傳可紀者公之
考贈光祿大夫國卿國卿之考贈光祿大夫守臣守臣

之考必忠必忠之考旺自公而上凡五世公諱應選字魁吾兄弟七人其五人先後夭折獨與其第三兄彥選字美吾奉侍贈光祿月軒翁翁敦仁處義君子也事其父兄盡子弟職配張夫人亦以敬順儉勤克相助之以施其祉故公與其兄孝行天至烝烝色養居喪殆至滅性月軒公歿公事其兄尤謹相與寢食不離公初娶劉氏母馬嫠也依公以居性乖迕嘗以言詆公兄美吾美吾不之較而如其中表李哲之家經旬不反公初不解所以鄰有任叟者告之故公爲之立出劉詬兄謝過御以俱歸自是同氣之愛彌篤美吾公之令涇陽守鳳翔備兵榆林公皆與俱曰吾兄性剛不可以獨任故美吾

公之政理得公左右之力爲多美吾公旣罷官而公始入仕云初試爲工部虞衡司主事分視街道稽察疵癘志存慈保遷大理寺正敬獄愼罰多所平反擢通政使司右參議出納王命夙夜惟允會官省調補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方書上考遽投劾乞身尚書惜其才欲强留之公陳請懇摯遂得告歸時年未六十也公旣老于家閉門教授子孫著家訓一編皆條記古人嘉言懿行及所躬行而心得者性木訥恭晩年子貴尤不敢以辭氣上人里人初有忿爭者旣而相悔曰靳翁長者毋使聞知蓋公多隱德其爲善於冥冥率避名匿跡以故事之在人耳目者少而其和平忠厚之氣薰蒸浹漬不言而

使人化之者衆也其髫齔時偶如列肆見縞帶而悅之有張山者偉公貌賄而贈焉後十餘年而山負薪于途公適出遇之捉其肘曰吾向若欲帶孺子也君何以至此曰家破失身爲人奴矣公歸鬻其產贖之其始至工部吏白例當供薪芻公曰何例之有吾正疾夫例之爲民患將盡去之也於是諸吏私相語曰官不狥例吾屬乃無可指索矣此公之所表率於鄉閭而飭厲于官常者其于報施則一飯不忘其于非義則一介不取者也始公既出劉乃求淑女於納喇氏生輔及弼而即世復請繼室於陳生襄皆以輔官累贈一品夫人咸有賢懿之德以爲婦爲母故公三子之孝友如公之爲子弟云

輔旣朝廷重臣顯揚其親而弼任兵部職方司郎中有才望襄任陜西平凉府通判多政績輔之子曰治豫曰治雍曰治魯曰治齊曰治蜀弼之子曰治揚曰治荆曰治青曰治岐曰治兖曰治邠襄之子曰治梁曰治冀曰治京治豫任户部江南司主事治雍候選府通判治揚候補府同知治荆治梁候選知縣一門之中綰章紆組纍纍若若矣曰樹基曰樹喬曰樹滋曰樹晼則治豫之子也曰樹勳則治揚之子也曰樹芳曰樹棠則治梁之子也自公而子孫曾三世凡二十有四人女子子孫曾凡十人其長者皆歸字士族公卒於康熙十九年四月甲申享年七十有四納喇夫人先公三十九年卒陳夫

人先公十三年卒銘曰

猗嗟孝弟通神明涵渟蘊厖啓國楨弈世載德考休徵光祿公尤篤燮敬永言遺誨罔不度詩以述志比姜肱遺厥不令恭乃兄卒有淑女采蘩蘋左右孔愼宦西秦兄既懸車公始升冬官之屬初有聲民以不寃廷尉平龍作使司毋震驚換官書考垂洛命年未至耆早乞身編纂家規詒後昆輔弼襄治命之名與於有位爲實賓灑況濬蕩惟中丞出入長治皆賢能勿替引之其繼承原念休烈勒貞珉

墓表

周孝廉墓表

明崇禎甲戌巡按御史山陰祁公疏舉眞孝廉請贈諡以風海內于是吳中朱德升先生特贈翰林院待詔而姚文毅孟長私謚之曰孝介先生按孝介窮阨不遇其榮名節槩不若孟長文起諸公然名行與相上下其得達帝閽邀國典雖諸公爲之後先而亦孝介之人足以當之無愧也自孝介没後數十年吾吳中又得吾同年友筠心周君筠心年二十爲邑諸生又二十年始舉于鄉四上春官不第就試教職欲少行其志竟坐累除名不得官也嗚呼筠心之遇窮矣然是固眞孝廉也其爲人含章內斂同輩中鮮知之者然至性淳厚循行脩謹侍兄疾日夕視湯藥不去左右其殁也進則强顏歡笑

以奉母退則號慟嘔血又嘗試京師母疾其孺人承侍惟謹母喜謂他兒子曰吾婦良苦如七郎在側也七郎者鎔心小字蓋鎔心之能悅其母如此鎔心好急朋友之難又脫其從兄于厄未幾與從兄皆登賢書以故人歸其義不幸竟齎志歿然未有能為之闡發幽光邀恩贈卹者蓋祁公之泉邈不可得矣鎔心葬其父鄧尉山塋與家或言其地不吉神靈未安而力不能遷每上塚泫然間與親知言則淚涔涔下其後諸子克承先志遷于軍障山之新阡家有收子墨食允臧九原之下其亦可以無憾矣鎔心初祔葬軍障後以地隘復下泉瀆河陽迨今康熙丁卯距始歿二十年矣陳根宿草日月逾

邈未嘗往哭聊舉祁公眞孝廉之語代石而表其墓而易名之說則姑以俟後人此余之媿孟長多矣嗚呼杜元凱勒碑于山沉石于淵汲汲計身後名然千百年來征南碑竟何有顧此纍然片石寧保其必存獨眞孝廉之名當與孝介共不磨云爾

文學怡靖陸先生墓表

往歲戊午陸子祖脩以其父可菴門人金恪朱袞輩私謚可菴爲怡靖請予大書表之曰雲間陸怡靖先生之墓旣深刻于石揭之墓前矣明年己未陸子成進士改庶吉士讀書翰苑其冬十月之朔聞生母何孺人之訃將歸治喪啓可菴之窆而祔焉余適以名至京師陸子

復舉墓石之文請余謂古人題墓不以言之長短延陵之碑銅盤之銘是已子之尊人而稱斯怡靖也者吾前此所題已足發揚潛德矣其又何加陸子曰雖然祖脩二母之勤劬則無以見也幸卒爲我書之余辭不獲又二年陸子將禫乃得書之以寄焉按狀可菴諱從龍字五雲世爲華亭人祖承裕考秉道妣趙氏可菴生而穎異弱冠補諸生試輒高等鉅族世家爭先迎致家塾可菴創爲規條隨才高下而造就之而尤以行誼爲重禮義廉恥津津不去口聞者皆厭其所欲近自吳會遠至濠穎從之游者大率謹飭能自檢束者也平居恂恂惟以教授爲事置户外語不聞而一觸于義則踔厲奮發

直前趨之而罔知所避嘗有從叔某輕信讒言搆可菴于邑令後某爲讐家所陷以非辜被獄可菴匍匐而請令曰彼非疇昔搆子者乎可菴曰藏怒宿怨於弟尚不可況叔父也卒得直以退族叔怡溪及其子益之相繼歿貧無以殮可菴徒跣雨雪中徧告宗黨凡七日舉其喪族弟進早亡其孤並幼撫育敎誨悉出可菴三子卒得成立故人某不事生業死盛暑中無櫬可菴倡義助之且收恤其子凶年分粟不倦要而論之可菴大都讀書樂道安貧强義之君子也以是能化其室家而使元配許孺人側室何孺人身處困約並怡然有自得之意卒之手口拮据茶植祖脩于艱虞憂患中而克振其詩書

之業焉譬之舟可菴執其柁二孺人以篙櫓佐之而陸子濟焉譬之稼可菴布其種二孺人以耘耔成之而陸子獲焉宜陸子之頻及吾門而諄復以請表之也夫可菴卒康熙乙巳七月十九日年六十有五許孺人卒康熙壬寅十一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七以甲寅十一月二十六日同葬何孺人卒康熙己未八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某日祔葬餘詳誌銘

誥封宜人顧母華太夫人墓表

嘗觀夫子之繫易於坤卦彖詞既贊之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而六三爻詞又贊之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引而伸之妻之代夫有終

臣之代君有終亦並有順承時行之義自經學不明世教日失求其克修代終之職者蓋鮮而閨門之內爲尤甚乃今於無錫顧宜人之狀得其順承有終者數端焉宜人華姓系出南齊孝子父某母嚴氏宜人年十七歸于封公封公事親孝待兄弟友律己清儉處親戚鄉黨有恩意教子最嚴宜人與之齊垂五十年一一能如其意以出之當于歸之日封公之父念田翁方主家政整肅有準則子婦非歲時承祭不得安御羅綺饌食賓筵品物少不中度正色叱之無所假宜人資送甚盛入門即盡屏嫁衣椎髻布裙與諸姒娣從事烹祀宴會之日雞鳴而起兢兢惟恐失墜每食上必使女奴伺翁顏

色色喜乃敢即安是其佐修子職而代有終者矣翁篤
念諸女弟節物饋遺之外猶時其有無以左右之宜人
黽勉待命有所呼取應聲出無後時其有貧乏者迎歸
視養衣服禮秩不敢甚亞于翁也封公之於姊妹亦然
宜人帥其初不稍變刑于所漸更能自厚其同產周氏
妹死不克葬宜人畀之貲其孤盡諸酒食再畀之再盡
宜人卒與其弟自葬之是其敦篤同氣而代有終者矣
封公儉于口體勤于治家自得宜人一切米鹽瑣屑之
事宜人皆躬爲簡括不復以關封公以故得恣意絃誦
上下千古成其博洽之名晚歲好琴客至四壁噌吰宜
人輒具肴核出酒茗以佐歡窮日夜不厭而自奉獨約

每飯不過腐菜一器身先操作晝夜紡績靡休雖既貴之後猶不專諉諸婢妾也是其勵儉素之風而代有終矣從姒談衣食不給月必數過宜人禮待有加不以頻復稍懈且語諸子婦曰是其貴盛時固勝汝家遠甚人生興替何常爾曹慎毋以驕致慢也談蓋侍御某公家婦故宜人云然姪貞女早孤不嫁矢志空門宜人撫若已出歲供其常饟不使有乏妹之夫孫廪生幼失怙館諸家教之學既成而後與婚洎妹氏早世復撫兩幼甥如其父今皆能爲文漸有時名是其廣慈惠之德而代有終矣宜人有是四德固當淑聲發聞翟衣被體以享壽考康懿之福況其課子之勤飭延名儒盛供具以爲

諸子輔仁講學之資又自有信之于已而非徒藉之于天者乎宜乎上邀綸綍之光再享大郡之養子子孫孫螓聯鵲起而未有已也彼世之託乎從夫從子而罔或自樹于閭閾中者其亦知以宜人爲則歟然則坤道之順固非容悅之謂其謂順理以動而能代厥終焉如宜人者斯足當之矣余與宜人長子袁州君有同籍之雅適應名入都舟過惠山袁州摶顙請表其墓遂摭實備書之封公諱某子五人長岱袁州知府次密次丞次崧壬子舉人次峽太學生其子孫婚宦之詳與夫生卒年月具於誌石茲例不得載云

封中憲大夫希聲吳先生傳

先生諱道默字希聲姓吳氏世爲沁州徐郇人祖南溪公諱某父成甫公諱某以讀書積行世其家成甫公六子先生居第二始入小學輒聰穎不凡動以禮度自守非逐群輩爲嬉游之事成甫公喜曰此可以紹吾父之學矣于是命長子宏聲董家政捐授耕織之業處先生舍後小樓盡發南溪公藏書俾肆習其中家貧不能延師先生一意攻苦伏而誦仰而思晝夜寒暑罔敢自逸其精心研究之所得較他人經指授者爲多焉既廩于庠益自奮發又進其弟芳聲道馥孔翼儀大親加講授磨礱砥厲俱爲名諸生執經請業游其門者無慮數十

百人斐然皆有可觀一時士論莫不謂先生出其餘緒科名可立得而先生無矜容無懈志謙以自處常若有所不及也居亡何秦地盜起蔓延及晉河東西之境戰爭幾無虛日先生扶老攜幼遷轉山谷中雖所至挾其書卷以行而疇昔邁往之氣半就銷隕矣及諸子漸長乃日課而督之如所以教其弟者蓋先生一家子弟未嘗於户外求師皆沐浴先生之教門庭雍肅動有規則文彩彬郁皆附質而行識者有以知其家之必昌也已而其子今副都御史璵以甲午舉于鄉己亥成進士自知確山擢銓曹洊歷卿寺至今官人以先生勤學砥行負一時名譽顧淹困不一遇今乃得食報於其子在人

情或將稍有得色乃先生志愈謹容愈下朝夕惟隕越之爲憂集子弟而加誨厲焉務守其耕讀之常以不失南溪公以來之規矱故雖歷受恩封家門顯盛而風操雅素無異其諸生踧踖時也先生性孝友侍父母疾衣不解帶者數月藥必嘗而後進歿則盡誠盡慎不以禮捨其哀處兄弟怡怡終身然務相開以道與人交平易和雅造次不爲褻慢故里黨化其德咸推爲行修言道之君子焉卒年七十有四子三人琠居長仲珙季璞俱廩生餘詳某官某公所爲碑誌

論曰學者恃師友之助不復躬自發憤以求其所自得其必無所至可知也若先生能自得師于簡冊之中揣

之躬行以淑其門人子弟非所謂豪傑之士者歟古稱人師難于經師然則兼之爲尤難明經術篤行誼敎本植業以昌厥家宜哉

封翰林吳公曁兩孺人合傳

先生姓吳氏諱允修字康尹號從隗毘陵人也先世爲讓王後世居無錫之泰伯鄉自其始祖澄齋公清遷於毘陵子南湖公元有隱德唐襄文先生爲作紀詳郡志中又五傳而及先生其業儒則自至愚公大倫始先生之高王父也曾王父崑麓公欽由鄉薦仕國子助敎以理學名家世稱崑麓先生王父容宇公之龍進士官江西布政司參政考定水公世翔亦由鄉薦官尚書郎有

子四人先生爲仲子少負雋才讀書過目成誦十齡能
文章下筆千言立就至性肫篤遭母喪哀毀骨立事定
水公善能先意承旨得其懽心定水公不治生產家事
悉以委先生先生方弱歲措置經度事事就理然未嘗
以是滅誦讀力學日以富文譽亦日以起與四方賢士
名流相切劘爲有用之學數困棘闈曾未嘗以屑意焉
初定水公歷官南北所居清約家道日益落兄弟五人
深相友愛未嘗析箸然參政公遺業多鬻去戶賦猶存
先生獨力任之不以累諸父其孝友克承父志如此定
水公嘗榷稅維揚時流冦蹦鳳泗間烽火徹淮南北商
賈絶跡課不及額又不肯取盈以媚上遂爲忌者所中

掛吏議先生奮然兼程趨金陵盡得姦吏誣揑及論劾者受賂狀徐出片紙徧告當事諸大臣且將赴登聞而當事者亦心知其枉皆歎曰吳公清白吏其子孝子也奈何不爲白之卒置姦吏於理事得直先生奉其尊人以歸其强毅有幹略又如此先生雖名宗世冑遇事饒有才諝當毋夫人之歿也定水公方歷諸曹凡家之户役婚嫁悉躬執其勞處困厄艱虞之際茸補支拄卒能教其子以有成者蓋先生兩娶皆有賢德內助之力爲多也先生元配曰李孺人爲昭陽相國文定李公之曾孫女華冑世德嫻於壼敎侍先生僅四載卒生子球嗚珂嗚疾革時先生方就試欲不果行孺人强起盥櫛

以慰之旣行而遂殂可謂有志行矣繼室曰唐孺人爲
唐襄文公從姪孫女襄文公故常爲先生祖南湖公作
記者也先生以孺人系出名宗遂委聘焉旣歸撫二子
如己出備極勞瘁以多病早卒甲申定水公復以疾殂
先生毀瘠幾至滅性自是亦不復娶絶意仕進惟日以
道義文章勗其二子嘗曰士讀聖賢書先以不怨不尤
爲下學上達根基韞玉待價自有時耳　國朝定鼎巡
撫土公甫涖吳中先生首上條議請嚴淸丈蠲浮賦土
公大加歎賞奏聞報可數郡之人賴之丁酉次子珂鳴
雋賢書而是科南北兩闈爲言官所劾
世祖章皇帝詔令覆試珂鳴三試皆第一　名見稱

旨特賜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辛丑
今上登極封先生如其子官兩孺人並貤孺人未幾珂
鳴授編修長子球鳴充恩貢生先生獨以盈滿爲戒無
喜容是歲撫臣奏銷三郡逋賦珂鳴罹詿誤左降人或
勸自理珂鳴亦欲爲三郡被詿者請命先生悉不許安
之無愠色後數歲珂鳴補國子監丞踰年陞大理寺副
駸駸有鄉望而先生則終未嘗於窮達宂屈有所計也
晚年雖怡情山水而數數以先世墳塋宗祠爲念表飾
修葺無虛日暇則以祖德勉其子孫以康熙廿四年五
月卒年七十有七先生生平以孝友持身以學術待後
里之人存殁無異議而於白父誣清浮賦二事最爲奇

偉余與先生之次子同官翰林及余與國子復得共事嘗謂余曰我家自崑麓公仕國學有聲我祖及叔祖繼之逮余身三世四人矣皆官成均何其幸哉獨痛先王父之不及見二母氏之劬勞而不獲享一日之奉也故余得聞其家世及先生之德而孺人之賢甚詳若其輕財好施拯貧急難自宗黨至於姻戚其所贍濟不可勝紀紀其大者如此二子即球鳴珂鳴諧孫悉有聞

論曰吳氏自受封錫姓歷數千年而盛於毘陵圭組相仍若擬世先生獨以布衣顯名於時閭門雍肅慶流後裔其難易豈不什伯矣乎若先生者其太丘彥方之亞與

再祭崔先生文

嗚呼山頹梁壞日月不留即遠有期返歸於丘嗟我小子飯含弗親矧曰築室長愧古人我始緘詞望哭先生今茲申哭畢我哀誠往在庚辛我長御史公喜不寐曰吾語子見義則爲毋以物遷汝服予訓則予汝賢我拜稽首其敢不勉比及三年竟以過免循省厥愆恐貽公羞微察我公曾不我尤公徐謂我

天子明聖子其少安以竢後命展轉阻艱曰歸不得公亦困止如跣履棘送公旋返疾未大已尺書往來詎遠千里見眷不翅兾其復庸鄙情自諒學圃學農何意

國恩不忘墜屨承寵而驚祇以戰懼公昔我期公今不

見我哀如何有淚若霰忝侍函丈及三十春無以報公
恐辱其門當公之葬陳詞及兹以與公訣公其鑒之

含經堂集卷二十九